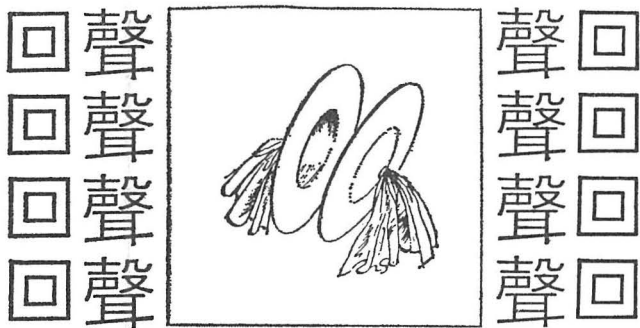




編輯先生：

我是貴刊讀者，數年來貴刊有爲有守，不過以一個讀者而言，貴刊並非十全十美，換言之，貴刊的內容有消有長，而不是循序漸進：

一、希望貴刊能連載一個出色讀書人的自傳一類的文章或寫書人亦可，而不必局限其文章必有關其如何讀如何寫單方面。

二、書摘欄最好能取消，相信讀書人都喜歡面目完整的本子，貴刊最近連載茶陵先生譚周策縱先生著五四運動史，固然周先生此書，我們希望見到中譯本，也希望它的中譯在貴社出版，不過，我們不欣賞它被「摘」被「割」，尤其連載在一個月才一期的月刊的寶貴篇幅上。

三、我們希望每期最好有一專題，比如這期是歷史，另一期是哲學等，當然它的內容以不超過三分之二篇幅爲原則，相信如此讀貴刊者受益將更多。具體作法如「歷史」：①一張基本的歷史書目②歷史人物專訪（指敘歷史及學歷史者）③史學方法論④歷史參考書目（分類）。

四、目前世界名著中譯本接踵出版，何者可讀何

者較差，希望貴刊能請高手比較而後公佈之，如上期TA先生的「愛的尋求」兩個中譯本即一例。

五、貴刊設計紙張印刷均極好，值得嘉獎，但願貴刊百尺竿頭。回聲欄無論如何且請保留，因為回聲欄裏的文字有時候是貴刊最有價值的文字之一。

讀者有權提議，相信貴刊有納言雅量。

讀者 張文翰 敬上

六八、二、廿一

編輯先生：

對於吳杲先生在71期談「年度好書」，讀完後，有點小意見。

該文強調了一個基本概念：所獲迴響答卷份數比率太低，致使人對其普遍性發生懷疑。他並且加以呼籲不宜以「選美」的心態過度重視其結果，不妨僅供參考可以。對於作者吳杲先生苦心積慮，若臨深淵的謹慎態度，個人甚表同意，但對其一再強調的基本概念亦為答卷者之一的我，却想加以澄清一下。

去歲，在看到「出版與研究」預告「年度好書推舉」之時，個人甚表關切。因此特地撥空到樓下的讀者書屋翻一翻整年度出的新書，以免填答時將好書遺

落了。花了八個晚上，結果呢？我在填答那份資料時，十大雜誌項倒填了四、五個，而「好書」欄却付闕如。當初我的想法是慎重的，因為當我審視好書時，竟然沒有發覺到有一本新出的書足夠份量將引我去徹底地看一遍，基於這個理由，我當然不敢掉以輕心，隨便填寫。

因此，我看了吳杲先生的鴻文，我想到：如果許多人的心態也如同我的話，而就耽擱在一旁，並沒有填妥寄回，我想「出版與研究」的好書推舉具有一項潛伏的「災難」。隨後，繼而一想，深覺這種類比也許不太適用於他人。於是，我跑去問了別人，發覺很多人根本沒有我這種重視的心理，當他們收到後，置於一旁，「反正這一種事根本是芝麻小事」一番。這批人根本就漠視這項活動，將此予以過濾後，再去除一些平日根本不看書或事忙無暇看書的份子，我想在這種狀況下，吳杲先生所陳述的基本概念，就不妥當了。

在繁忙的工商業社會結構裏，能找到（而又有效地濾過那些漠視份子）上千位的知識份子來替國內的書作一番審視評估的舉動，它是否代表一小撮人的意

見呢？我想這比之於幾位所謂專家年年復年年，站在我立場與狹隘的觀念來評選，其可靠與可信度要提高甚多。

文章是要衆人看的，博采衆議才是最佳的寫照，吳先生的基本看法實與我有極大的出入。但我對於其建議期望本國書評制度「真正」地建立起來，及受推舉的好書不宜以選美的心態來譁衆取寵，這些意見，我都深具同感。

貴刊佔在書評書目的可貴立場，永遠作「真言」的鬥士，誠令人激賞。

洪義人 三月二日

書評書目執事先生大鑒：

貴刊確是讀書人的恩物，最可惜者本埠尚未有一間書局代售貴刊，這真是不可思議。我也是在兩年前間接從友人處獲悉，此後便託人在臺直接代訂。近從第六十九期讀到「開創風氣之先的洪建全基金會」一文，這才稍爲了解書評書目創辦之立場，不由得衷心對洪家感佩。我自小便愛讀書，對本埠每逢與辦中文圖書館，我必捐贈早年存下的書籍，爲此損失了不少再難搜購的孤本，我沒有心痛，只有可惜我自己沒有

能力開辦一間像樣的中文圖書館以救濟本地饑渴的同胞。如今獲悉在臺有如洪建全基金會者，所謂爲善不必在我，這封信就是表達這一點微弱的心意，現附上美金支票百元，請續訂貴刊二年，用飛郵寄來，以便先睹爲快。餘下之款，就請代捐與洪建全基金會，數目雖然不多，只足以代表一個海外努力工作的華僑，對支持洪建全基金會的一點微弱心意。我自幼失學，中文是由自修讀書得來，這封信寫來不通之處必定很多，請不要見笑，本地與我同樣想法的人很多，務請早日找本埠的書店（有六間）推銷貴刊，真是功德無量。

Continue The Good Works

弟何振雄 上 二月十八日

××先生：

讀了七一期「書評書目」，內容有深度多了，也較實用，水準上很整齊。

「作品的市場通路」，提供的一些資料，對一般自由作者很有幫助，只可惜資料還不够多，若能有一些單位，專門探討當更好。

「談日遭浸損的國字」，不失爲一有價值之作，

也寫出一般人在閱讀、寫作上的困擾，不單是學生而已。本身有一個習慣，遇到印刷品上的錯字，會在旁邊寫上正確的字，可惜常也將錯字當成正確的字，盼望「書評書目」以後多加介紹類似此類被人疏忽之問題的探討。

「是建議不是批評」提出這些年來，爲人所注視的問題。畢竟，年輕的一代，普遍缺乏深度的人生體驗，而「大氣概」「陽剛之作」，要能產出共鳴才是成功的，不然，也是另一個圈子的代表而已。

年青的一代，從小接受的音樂教育，總是注重西方的，故所做曲子的西化，不只是年青人之責任，更包括教育與傳播之責任，平常一些音樂愛好者，在練習寫曲子時，腦海裏浮現出的旋律，總是一些過去灌輸下的東西，怎能不西化？

姜成濤的歌唱，可說是最有「中國味」的，可是，那些民謠離年輕的一代，也有一些距離。當一個人沉醉下，邀人共賞，却不多人應，倒是那些「現代民歌」被普遍的接受，當然，這是以個人所接觸而言，因爲，現代民歌給年青人感到那是屬於自己的歌，所以接受的比較快，這些作品是不成熟的，但也不能太

早扼殺一個人的熱情，因爲，這些年青作曲、作詞與歌者，已有人覺醒自身的不足，而在充實自己。

從小就有一個印象：會五線譜的人太少了，有趣的是：有些作者，五線譜不懂，而用1、2、3來代表音符與寫曲，當然我們不能說不懂五線譜，就沒有音感，只想說以1、2、3來作曲，比較缺乏音律感，更容易將自己限在自以爲是的角度裏，超越這一些，所牽引出來的問題是多層面的，只想見年長者與一些人士在批評、建議之餘，能以身作則的參與與鼓勵。

「書評書目」在編輯報告中提到以上所提的這篇文章外，另一篇「談『年度好書』」，說：「極易被視爲自我否定的文章。」其實，一本好雜誌，要能進步，是需要接受這類文章的。而談「年度好書」，提出的觀點，是很客觀，其所提：「好書的評定，分爲兩組，一是書評家，是一般讀者」，不愧爲可行之法。

回聲欄第一三五面提到「一得之愚」集，有加強深度的必要，頗有同感。關於介紹新書是目標，但也不能全盤否定舊書之書評，因有時一本書剛讀時的價

值觀與幾年後再讀，所得到的或許是不同，這時的書評能較客觀，何況，讀書評並一定會去買書，有時只被當作參考性質，連想到翻譯的作品，不是也常在幾十年後才被譯出，給這時的讀者，當是另一種感受。

另一提的是一〇九面，九種雜誌的廣告，「書評書目」之內容有更正的必要，因您們的價格已改了，不是嗎？

含 紋 敬上

六八、三、一二

××先生：

發表於三月號（七十一期）「書評書目」的拙稿：「一個剽竊成書的惡例」，旨在推證胡子明著「楚辭研究」一書，二十八篇二百六十八頁的篇幅中，竟有十一篇七十六頁是抄襲自趙昇平撰「屈原及其作品研究」。

前稿發表後，承蒙惠借游國恩著「楚辭論文集」（九思出版社，民國六十六年，九思叢書十八）一書，謝謝。然則，拜讀之餘却又不勝訝異。游著中與胡書重出者，計有下列各篇：

上卷

一、論屈原放死及楚辭地理

二、離騷『后辛湛醢』解

三、天問題解

四、天問昏微遺跡有狄不寧何繁鳥萃棘負子

肆情解

五、天問古史證二事

下卷

六、說離騷秋菊之落英

七、讀楚辭隨筆三則

以上七篇中的第一篇，在游著原文中含「屈原放逐時地考留」、「楚辭中沅湘洞庭諸水斷在江南證」及「餘論」三章。該文出現在胡書中則分割為獨立的三篇，同時「餘論」被改為「楚辭辯疑八事」。準此，它們出現在胡書的頁數分別為：

一、頁一四六——二〇九。

二、頁一一——一九。

三、頁七四——七五。

四、頁七六——八〇。

五、頁八一——一〇四。

六、頁六——一〇。

七、頁五六——五九。

所列舉諸文率皆相同，僅胡書中時作刪訂。所刪之聲聲大者，亦只二端：

1、游著頁一二四「論屈原之放死及楚辭地理」

一文之後記。

2、游著頁七八——七八之「附屈原年表」、「

附楚辭地理留圖」。

前揭拙文中尚有兩個懸而未決的問題。一爲胡書頁一八七「楚辭辯疑八事」題註，二爲胡書「楚辭隨

筆三則」頁五七第八行括弧挿註。這兩個問題都已在

閱畢游著之後得了解決。因胡書「楚辭辯疑八事」之爲游著「論屈原之放死及楚辭地理」之第三節，前已具論。而「論九歌山川之神」則見於游著頁一二五

——一四五。

前所具言，但爲「一個剽竊成書的惡例」一文稍作補充罷了。敬祝

編安

呂健忠 敬上

六十八年三月十五日

我們評書 您評我們

請您來信告訴我們您讀了本刊後的感想，

不然，就是一通電話也好，謝謝您！

我們的電話是：3516608 • 3412624。